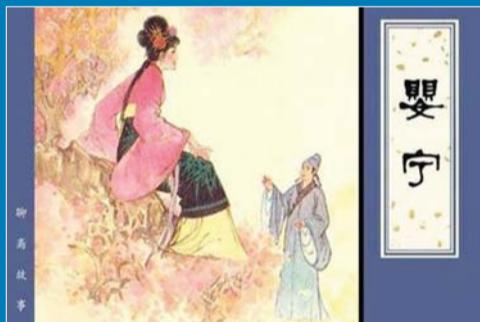


花魂入世，草木寄情

——蒲松龄的花妖世界与园圃情结

《聊斋志异》不止于鬼狐奇谭，更在花妖花神故事中见深情、显匠心。蒲松龄将牡丹、菊、荷等传统意象人格化，塑造出葛巾、香玉、黄英等一系列既具花魂、亦富人性的形象。在他笔下，花妖是融入世俗烟火，承载伦理情感的生命体——这既是文学想象的飞扬，亦可见其对“人情”与“物性”的深邃体察。

本文不仅赏读《聊斋》花妖的文学之美，更将视野延伸至蒲松龄的生命实践。从他“佳种不惮求千里”的艺菊痴癖，到《聊斋杂著》中细致记载的莳花之法，可见其不仅以文字赋花以魂，更将爱花之情融入日常起居与乡土生活。种栀、插瑞香、莳蔷薇……这些载于笔端的园圃记忆，透着齐鲁民间特有的耕读气息与朴素智慧，也映照出一位在困顿中依然持守风雅、借草木安顿心灵的文人形象。花，由此成为连接自然与人文、乡土与想象的美学媒介，亦成为解读这位淄川先生精神世界的一扇幽窗。



□窗外风

在《聊斋志异》中，关于花妖花神的篇目共有5篇，分别是《葛巾》、《香玉》、《黄英》、《荷花三娘子》、《绛妃》，共出现了紫牡丹葛巾和白牡丹玉版、牡丹香玉和耐冬绛雪、菊花陶生和黄英、荷花三娘子、花神绛妃8个花妖形象，其中有7个女性和1个男性形象。《聊斋志异》中的花妖已经具备了显著的人类性情，成了花性与人情的完美结合体。如鲁迅先生所说：“《聊斋志异》独于详尽之外，示以平常，使花妖狐魅，多具人情，和易可亲，忘为异类，而又偶见鹘突，知复非人。”

葛巾、香玉、黄英、荷花三娘子都是花妖，她们之间却没有雷同之处。《聊斋志异》创造了形神兼备、多姿多彩的花妖形象。蒲松龄从花本身特质与花意象的传统文化品格出发，描绘出蕴含丰富文化意蕴的小说意境，创造出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。

在《聊斋》众多故事中，《葛巾》《香玉》是两篇以牡丹为题材的经典故事。《葛巾》描写了年轻、善良、美丽而又多情的葛巾和玉版两位牡丹仙女形象，讲述了她们下凡嫁给洛阳常大用兄弟的动人故事。人与花相恋，本是一场浪漫的情缘，却因猜疑而以悲剧收场。葛巾和玉版最终把孩子扔到地上转身离去，在孩子掷地的地方，长出了紫、白两株牡丹，常大用兄弟为了怀念妻子，为其取名为“葛巾紫”“玉版白”。

而香玉则是长在崂山太清宫的一株白牡丹，为崂山颇具盛名之牡丹，历尽磨难与黄生相守，最终黄生也化为植物长在了白牡丹旁边，成了一棵不开花的牡丹树。小说虽属虚构，但是故事情节感人，具有很强的教化意义和审美价值。若非蒲松龄对牡丹有着深厚的喜爱之情，断写不出如此生动感人的故事。

婴宁是《聊斋志异》里很特殊的小狐妖，在聊斋故事中，婴宁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，那就是与花的缘分。凡是写婴宁，蒲松龄必定会写花，婴宁和花似乎浑然一体。所谓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，婴宁和花形成了一种缠

绵的关系，婴宁出场时手里拿着折下来的梅花，梅花比起牡丹之类的艳丽品种，花香清淡悠远，“忆梅下西洲，折梅寄江北”《西洲曲》，在民间，折梅寄予心上人的行为自然而又深情。在上元节这个猜灯谜的日子里，婴宁与王子服相遇，扔遗下一枝梅花，也是一个极美的“花语”。在《婴宁》这篇里，还出现了梅花、杏花、海棠等等，婴宁爱花，蒲松龄写花时也在其中寄托了深厚的情感。

不得不说，花在蒲松龄心里有着别样的情愫，在他的笔下，花是美好的，同花有关的一切都有着美好的韵味。

蒲松龄是爱花的君子，菊花是他的“最爱”。他曾称自己“昔爱菊成菊癖，佳种不惮求千里。”为得到一株菊花佳种，不惜千里跋涉。他还写了不少咏菊之句，如“堂堂把酒对黄花，老子颠任意兴嘉”，“烂漫黄花召眼光，当晚把酒近重阳”等，对菊的一往情深，跃然纸上。

《聊斋杂著》是蒲松龄杂著作品的第一个单行本，也是继《蒲松龄诗词论集》《聊斋俚曲集》之后，蒲松龄纪念馆与齐鲁书社合作出版的又一本蒲松龄著作集。《聊斋杂著》里记载，老先生种花首推芒种时节，民间谚语云：“芒种不种，再种无用。”芒种时节不只是种粮食，大抵是老先生认为芒种时节种花，也是最好的。

蒲松龄在书中记载种栀子花之法：“栀子，带花移，易活。芒种时，穿腐木板为穴，涂以泥污，剪其枝，插板穴中，浮水面，候根生，破板密种之。”

大意是说种栀子花，带着花朵移植容易成活。芒种时节在腐朽的木板上打一个洞，涂上泥巴，从栀子花树上剪下一段带花的枝条，插在板穴中，再把木板放在水面上，静置，等到栀子花枝干生了根，把木板掰开取出发芽的枝干，种上，用土压紧实，即可成活。栀子花植株粗壮，只要种一棵，院子里就满是馥郁的香气。

瑞香花则是另一种种法。蒲松龄老先生记载：“瑞香，梅雨时，折其枝，插肥阴之地，自能生根。”梅雨时

节折断一根瑞香的枝条，插在土质肥沃而又阴凉的地方，自己就能生根。很多植物到了生长的时节，折断根枝条插到土里就能活，俗语说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，柳树生命力很强，柳条插土就活，插到哪里，活到哪里，年年插柳，处处成阴。看来瑞香也有这样强壮的生命力。

但是有趣之处在于：“左手折下，旋即扦插，无不活者，勿换手。”左手折断枝条直接插到土里，没有不活的，千万不要换手，其中缘由虽不得而知，却颇有玄机。民间认为换手则失其“仙气”，难以成活，此说虽令人莞尔，却见古人观察之细与寄托之趣。当然，还可以“芒种时，剪树上嫩枝，破其根，入大麦一粒，缠以乱发，插土中即活。”芒种时节，剪下一根树上的嫩枝条，把下端用工具劈开，放入一粒大麦，用乱发缠绕起来，插土里就能活。放入大麦的依据我们不得而知；用乱发缠绕，这事如今也不能想象，估计是因为彼时物质太匮乏，而人们的头发都很长，能取代绳子，用起来比较方便吧。此法依据虽颇玄妙，却可见古代园艺经验中蕴含的生活智慧与民俗信仰。

蒲松龄老先生还写了如何种蔷薇。他写道：“蔷薇，立春折当年枝，连横株插阴肥地，筑实其旁，勿伤皮，外留寸许长。一云：芒种、三、八月皆可插。黄者将发芽时，以长条卧置土内，两头各留三四寸。芒种插亦可，须在阴处，其花浸水，洒衣最香。生虫，以倾银炉灰撒之。”

立春时节折断当年的枝条，连同骨朵一起插到肥沃荫凉的地方，或者芒种时节、三月、八月也可以插扦。等到发芽以后，把枝条横着放在土内，两头各自留三四寸，且须放在阴凉之处，让蔷薇枝条缓缓苗才能成活。

蔷薇花浸水，洒到衣服上，可令衣服沾染香气，颇具情调。如果蔷薇生了虫子，就撒上银炉里的香灰来杀虫，此法颇为巧妙。如此看来，爱花的蒲松龄老先生并非木讷严肃之人，即便生活困顿，其文字中依然洋溢着文人的生活情趣与浪漫情怀。

编辑：向平 美编：陈明丽

